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五

仙釋類  
時序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6



文庫 17  
W109  
6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五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仙釋類

昔遊

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穴中事當在乾元

二年秦州作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王詩集注

王詩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1538

暮升艮岑頂中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  
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  
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  
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  
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  
雖悲髮變鬢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軔音認 駛音史 胝音低 樂音洛 髮變鬢  
一作鬢髮變鬢音軔杖一作扶輿去聲  
賦也華蓋君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後天下王  
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

也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西  
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  
立廟號葉君祠葉縣今隸河南南陽府崑玉脚崑  
山出美玉言至白也今隸蘇州府亦寂寞言令去  
而堂上遽冷落也艮岑東北屬艮謂東北之山岑  
也中几王喬所戴之中所憑之几也弟子即喬之  
門生也發軔軔碍車輪木車將行則發之楚辭朝  
發軔于蒼梧又朝發軔于天津壑山谷也良覲猶  
云良會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映皓鶴天台賦王  
喬控鶴以冲天王喬傳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子喬

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聞道  
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  
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天壇山名  
在河南府駛疾也良馬日行千里青鞋胝青鞋山  
行之具胝足病皮厚也莊子手足胼胝金七藥七  
挑藥是即仙丹也東蒙山名在今兗州府沂州其  
地名勝足可寄高人之隱赴舊隱高士傳老萊子  
隱居於蒙山陽故曰舊隱董先生董彥威也行  
吟常宿白社之中時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久

衰薄吳持道意久不怡神氣覺衰歌丹砂晉葛洪  
求為勾漏令以鍊丹砂髮變鬢髮黑也言變而為  
白也詩鬢髮如雲不屑髭也廬霍二山名廬山在  
江西九江府霍山即南嶽衡山一山而二名也在  
湖廣衡州府○公少遊名山因其所見故賦此詩  
言昔謁華蓋真君見其綠袍白脚之遺像人傳棺  
降自天人去寂寞暮升艮岑見其中几猶自宛然  
四五弟子入來無不淚落今公好遊名山發軔乃  
自遠壑欲求良會而夙願已違徒爾淒涼止向寥  
廓其時林昏已罷幽磬竟夜但伏石閣遙見王喬

適下天壇微月斜照白鶴清晨聽響虛駛復尋昨  
途山行豈辭足病悵望欲求七藥是誠不可得矣  
遂思隱入東蒙以尋舊跡意欲面談以同真樂是  
以甘心伏事董師於今不見竟成蕭索自嘆身為  
闕塞之客神氣覺為衰薄之人且嘆妻子雖曰至  
親亦負丹砂前諾自悲黑頭變白少壯向衰杖藜  
立望清秋有興欲入廬霍而已

幽人

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本義曰  
剛中在下無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

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  
吉矣此以幽人比幽隱之士言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  
內懼非道流幽人在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拖蓬萊池  
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嚙嗽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  
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有一作識  
施音曳  
賦而比也神物龍也陶淵明萬族各有託孤雲獨  
無依此言神龍不出故雲無所依猶聖王不出故

賢士亦無所依蓋雲從龍賢從聖也在赤霄不下  
降也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鷲鷩鷩鷩或凌赤霄之  
際則鳳言赤霄宜矣然麟亦謂在赤霄學者多疑  
殊不知徐陵之生寶誌曰此兒天上石麒麟自天  
而降亦宜在赤霄矣何當猶言何時也一來儀書  
鳳凰來儀註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惠詢輩指  
惠昭荀珣惠遠許詢者皆非惠詢與公友善常以  
詩倡酬故公此詩思之也滄洲期海中有十洲其  
一曰滄洲仙人居也忽若遺詩將安將樂棄予如  
遺郭泰機詩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在瑕疵左

傳求不汝疵瑕疵病也瑕玷缺也洪濤海中大浪  
亦曰潮頭也曹植云泛舟越洪濤隱語笑謂水聲  
響甚故不聞笑語也拖短棹也孫楚賦舟人鼓枻  
而揚波蓬萊池蓬萊山名在東海亦仙人所居也  
方鰥曰吾將吞嚙日月光華鼓枻遊蓬萊酌大醴  
玄漿還源反腦為世外人青衫木板非吾所好也  
扶桑國名日所出之地山海經日出暘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珊瑚枝珊瑚生于海底上有五色故  
日照曜翠蓋翠羽之方蓋亦仙子之佳傘也東皇  
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章註東皇神名天之尊神

祠在楚東以配東帝元和津元和燕津液也中皇  
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真籙局促急遽  
不安貌商山芝高士傳四皓作歌曰莫莫高山深  
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漢武帝曰局促效轅  
下駒五湖在東方有餘悲公自言憂無已也張景  
暘詩歲暮懷百憂○公見當時上無明君下有惡  
俗因思惠詢輩嘗有隱居之約故賦此詩言神龍  
翔而飛雲從以比聖王出而賢臣輔今則不然孤  
雲無所依歸麟鳳在天不降思昔惠詢輩常相唱  
酬曾約中年功名未遂共為滄浪之遊柰何一別

以來稍無音信殆恐彼以予信道不篤視為瑕疵  
是以棄我若遺而無所思也假令肯續前盟則當  
與之笑語於洪濤之上鼓柁於蓬萊之池拂掠扶  
桑之日照曜珊瑚之枝順風掛帆上倚翠蓋挹東  
皇嗽元氣高隱于煙霞之表赫赫功名何足道哉  
故雖四皓有歌紫芝之樂猶覺局促不能寬舒柰  
何暮年終成飄蕩豈不有餘悲哉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司馬覆姓山人蓋學仙之流其名未詳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馳驅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  
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美冲融  
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  
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袂音  
寐

賦也關內今陝西袂袖也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  
分袂澄江陰轉蓬言蓬蒿花輕隨風撩亂如已之  
飄零也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不可說劉韻曰年  
來驅馳不可與子細說恐子心折早擊蒙易擊蒙

不利為寇註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  
害迎薊子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  
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  
終日不匱後因遁去不知所止壺公費長房傳市  
中有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而  
人莫之見長房於樓上視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  
與俱入壺中峨嵋山名在四川嘉定州之峨眉縣  
玉壘山名在成都府灌縣騎猛虎長房師事壺公  
公令宿于群虎中長房不恐公曰子可以教矣騎  
虎事是亦仙家者流也輶軻即坎坷不順意貌陶



淵明詩望雲慙飛鳥臨水愧遊魚畢景謝希逸賦  
餘景就畢言暮年也美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  
春也形仍後徐邈云喪亂之際形役心勞陶淵明  
賦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懸旌旌旌析  
羽注于旗干之首所以招賢者也史記搖搖懸旌  
無所終薄倚劍宋玉賦倚長劍兮天外懸旌倚劍  
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也馭清風莊子曰列子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公與司馬  
山人有夙昔之契今因世亂而思念之故寄以此  
詩言昔從關內分袂今予飄泊天涯驅馳辛苦不

可備說思昔笑語偶爾相同亦曾共議鑽研道術  
而先生獨能早擊愚蒙是以人皆敬之家家如迎  
薊子處處若識壺公子乃長嘯峨嵋山北潛行玉  
壘山東有時仗神奇而騎猛虎對虛室以使仙童  
子之放達安可企及愧予髮白馬能再黑顏衰豈  
肯再紅望雲興悲晚景稱美恨不得如子之萬一  
也方今遭亂而徒勞形役受此淒涼而音問不通  
祇見要路懸旌短亭倚劍防守之兵無處不布使  
予永作殊方之客終為衰白老翁安得哀念故交  
使骨一換若列子之馭清風永忘人世之勞感又

當何如哉

貽阮隱居

阮名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  
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  
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  
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數上聲

賦也陳留縣名今隸開封府晉書阮籍字嗣宗陳  
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塞上謂秦隴

乃阮之所隱而陳留即其宗之所出也塞上今鞏  
昌府秦州隴西皆屬焉入隣家言榮貴之人皆不  
到其居也蓬蒿莊子鑿垣墻而殖蓬蒿又張仲蔚  
之陳留蓬蒿沒人環堵註見前清詩傳咸贈崔伏  
詩云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用心苦劉芬嘗從揚雄  
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泣曰空自心苦昉善篆隸故  
云甘猛虎其避喧入山唯恐不深之意晉郭文少  
愛山水遊名山歷華陰之崖又闢山中窮谷無人  
之地倚木於樹箬覆於上而居焉無壁障時猛虎  
為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箕穎

客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阮昉踏雨尋  
幽真有箕山潁水之節視榮貴如糞土然故公以  
是終之○此詩美阮君不事榮名而作言往時陳  
留阮氏世為人物第一今焉衰微人莫齒數近於  
塞上得見阮生寔能繩其祖武又能食貧吾知是  
有靜者之性毛髮益自古蒼又且懶於逢迎故乘  
車馬之貴人皆入隣家然其自居處也蓬蒿滿夫  
環堵清詩近夫至理又於字學攻治太深心更加  
苦常冒雨以過我家復欲移居以避喧嚷是以築  
室深山不畏猛虎志趣足追巢許紛紛榮貴何足

以動其中也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天寶初李白客游會稽與吳筠隱于剡中  
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召與筠  
俱待詔翰林又之以沉醉斥去乃浪跡  
江湖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倡和  
開元二十四年杜公遊齊趙與白同至  
齊究故同尋范十於兗又白之父為任  
城尉因家焉任城屬兗州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向來吟橘頌誰與討尊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鐸音坑興去  
聲景音影

賦也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記千言及長博  
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東蒙客言已嘗  
遊齊趙亦寄客於山東也秋共被姜肱兄弟同被  
而寢北郭生指范十言有作列子相隣者非也高  
興發殷仲詩能使高興盡落景將暮之日影也吟  
橘頌見楚辭九章橘頌篇言已志堅貞如橘之不

可移徙也討尊羹晉張翰在齊王問府因見秋風  
起乃思吳中菰米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  
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此公欲  
效屈原之志求為張翰之隱也簪笏冠簪手笏貴  
者之飾也滄海情欲與李白同放浪於江海之間  
也○公與李白同尋范十因先發高興輕視軒冕  
故賦此詩言白有佳句能似陰鏗與我交情果如  
兄弟夜則醉眠共被日則携手同行更想幽期之  
興同尋北郭范生入門而高致頓發侍立而小童  
更清將暮聞杵屯雲對城向來直欲繼吟橘頌亦

欲思討尊羹不得輸忠即思歸隱是以不願簪笏  
之貴但求同遊滄海以自舒寫而已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贊公謫居秦州乾元二年七月公自華之

秦意欲居此故尋置草堂之地西枝村  
在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柰之利贊常  
稱之公卒以闕輔饑棄之同谷當是其  
年秋晚作故詩有天寒日短之句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怡然共携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  
要求陽岡暖若涉陰嶺迥惆悵老太藤沉吟屈蟠樹  
卜居意未展杖策廻且暮層巖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嘯音

賦也眄斜視也得微路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  
覓路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比贊公  
也素謂質素也霞上作謂贊公曾有詩見寄挺出  
煙霞之外也巖中趣石窟曰巖後漢旌車之招相  
望於巖中澁艱難也山形如甌曰巘迥寒凝也陽  
岡陰嶺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

向陰故寒杖策猶云策杖也左太冲詩杖策招隱  
 士山頂曰巔層巔謂重疊之巔也謝靈運詩築觀  
 基層巔草蔓有藤之草也盧子諒詩凝露露蔓草  
 ○公因赴約而宿贊公土室故賦此詩言出郭披  
 榛而得微路溪行一水曲折而屢登渡贊公詩為  
 惠休之流心迹尤敦朴素曾辱以詩見寄盛稱山  
 中之美故我避秦特來尋地怡然執手同行贊公  
 身為前導捫蘿陟巘不辭勞辛要求陽岡而反陟  
 陰嶺乃惆悵沉吟於老藤蟠樹之間盖以下居之  
 意未遂是以策杖同回日已將暮層巔尚餘落照

蔓草露露已多固當明早再圖他往可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新暗汲石底井  
 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迫  
 數竒謫關塞道廣存箕頰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山一作人更一作已樂音洛底一作泉興去聲奇音鷄屏音丙

賦也鳥已歸時將暮也鮑昭詩天寒幽鳥歸白光  
 月光也耿光映也謝靈運詩牽葉入松門日短夜  
 永天寒則時屬冬故日短夜永也京國舊贊公京

師大雲寺主謫秦州安置與公為舊交天機秉謂  
 贊公能秉執天所賦之性而全其德業也支遁講  
 維摩經為法師許詢為都講數竒謂命數竒而不  
 偶故見謫也存箕頰謂箕山頰水乃許由巢父隱  
 居之地也有諸嶺郭璞詩色上遠野嶺沉吟立夕  
 陽晨光天明之光也朦朧黎明時也陶淵明歸去  
 來辭恨晨光之熹微○詩又言天寒鳥歸而月出  
 山靜則贊公之土室延月之白光而耿松之踈影  
 向馬躋攀而苦日短語樂而寄夜長燃薪汲井聊  
 以自遣大師與余寔有京國之雅又能秉執天性  
 術同支許興逸江湖柰何命數竒違身遭謫貶然  
 而釋道廣大遠存古人豈知今當兵戈之日得接  
 平生之交共尋吉地何止一方今宵已晚姑俟清  
 晨更越西南之頂必得安居之地可也

寄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  
 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增一  
 經云處世有過能改者為上人當是乾  
 元二年秦州作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

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  
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柰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  
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  
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買一作置柰一作漆塞一作寒

賦也錫杖僧人所持之杖晉沙門曇瞿持一錫杖  
云此是般若眼奉此可以得道人或藏其杖大哭  
閉目須臾得杖人竒其神卜隣左傳唯隣是卜陰  
崖秋謂山崖之陰處也潘岳西征賦眺華岳之陰  
崖陽光留山南曰陽謂日光留于山南也買兼土

謂買屋兼得其地也杉柰即谷中所有之物也亭  
午日初出曰旭日正午曰亭午在未時曰昞石田  
按左傳吳伐齊伍子胥曰夫得志于齊猶獲石田  
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今云石田則雖  
山足無用之田亦可耕而得收言其地美也虎穴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龍泓水深處也茶茗  
茶之晚取者曰茗二老指已與贊公言柴荆謝靈  
運促裝灰柴荆風流孫綽風流為一時冠○公在  
秦州志欲卜居贊公之側故作此詩言昨者曾一  
陪奉錫杖意欲卜隣在於南山之幽第為老病相



侵而腰脚衰倦是以不便登涉陰崖之秋地之形  
勢重岡倚北而起日色向南而留買屋兼地始遂  
所求近聞西枝之西谷口杉柰咸密亭午和暖石  
田足收塞雨喜乾齒病喜愈徘徊于虎穴之上面  
勢于龍泓之頭柴荆敝室茶茗可供徑路窄小林  
丘可通與子已為二老來往亦頗風流於此卜居  
復欲何所往哉

別贊上人

公以關輔饑乃去秦州故與贊公為別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  
揚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遠歲暮饑凍逼  
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樞歸鳥盡歛翼  
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天長二句一云天長關塞遠歲暮饑寒逼嘶一作鳴長處上聲

比而賦也百川舉天下之水而言亦不息以水東  
流不息比客之行路不息也終極言無時止息也  
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來上國贊公與房瑄遊及  
瑄既得罪贊公亦被謫上國指京師言謂贊公自

京師謫官而來也世塵嬰釋氏本脫俗人今反為  
塵世嬰累也楊枝在手佛經手執青楊之枝徧灑  
甘露之水兩已熟謂豆經兩次成熟身在秦州將  
二年也如浮雲言踪跡未定也維摩經是身如浮  
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在限南北蔡謨初  
渡江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饑凍迫時當十月將  
為歲寒計也向曛黑日入曰曛日曛故天黑也櫪  
馬槽也歛翼鳥至宿時皆歛翼而棲之也陶淵明  
詩歸鳥趨林鳴聚散地長安乃古今聚散榮辱之  
地崇山遠水惟與騷客作愁具長荆棘謂祿山之

亂故荆棘滿于官路也姑蘇臺詩荆棘霜露霑人  
衣各努力蓋嘆兩都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  
此吾二人俱當暮年出處之跡可不勉哉○公與  
贊公為宿昔之交今欲別去故賦此詩言百川注  
海無有寧時猶予為客無有止息自恨飄蕩無依  
不知何時終極因思贊公本為釋氏老成之人胡  
為一旦放逐居此是亦還為塵鞅所羈老年顏色  
頗帶憔悴楊枝在手早灑淨水豆經兩熟已屬二  
年公又自顧身如浮雲不能遽限南北今幸得逢  
故人在於他鄉見即傾寫情又何如當此之時關

塞生寒饑凍相逼野風吹衣日向昏黑馬鳴鳥宿  
古來聚散之地由亂荆棘競生相看俱已暮年各  
務努力以圖善終可也

謁文公上方

文公不知何所人以詩意推之必高僧也  
上方以言其居之可樂也佛書有上方  
世界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  
萌生故為上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踈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堦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  
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  
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嘘

橫去聲磴音鄧  
長者之長上聲

賦也橫不以理也扶踈猶云稀踈也絳氣赤霞氣  
也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猛虎臥高僧傳僧惠永  
感虎來馴雨花外高僧傳梁武帝有雲光法師講  
經於應天府城南岡阜最高處感天雨花故名曰

雨花臺至今猶存自布金釋書舍衛國給孤長者  
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大珠白月言其  
性之圓明也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云望  
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少耘鋤言性地荒蕪  
而不脩治也詩酒污公嗜酒好吟每多因詩酒觸  
忤權貴故自責也簪裾大夫之服飾也第一義言  
其教無上也心地初佛書脩行有十地以歡喜為  
初地刮眼膜涅槃經云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  
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所視豁然  
公之言此欲文公以無上教開發其性使悟無生

法也無生傳燈錄云智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玄  
策曰我師云妙湛員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  
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往無往離往禪寂無  
生離生禪想心如空虛亦無虛空之量華嚴經云  
一切法本來無生車渠石次王者法華經第二卷  
火宅偈云長者大富庫藏衆多金銀瑠璃車渠瑪  
瑙汲引欲文公之見教也○公謁文公上方欲聞  
無生之法而又顧其汲引故賦此詩言野寺山僧  
之居石門異夫日色絳氣橫于扶疎深入風磴虎  
臥庭前遂得文公之廬始可就而問道于焉俯視

杜詩集言 卷五  
城邑近對堦除文公不下山者已十年餘長者布  
金以築精舍禪龕兀坐以養性真心地圓明有如  
珠月又自嘆其身為南北之人性田荒蕪詩酒交  
累簪裾雖榮何足齒數且王侯螻蟻大小雖殊畢  
竟同盡是以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使明達性  
本以悟無生之法如用金篦刮去眼膜豁然貫通  
若獲百朋之寶再蒙汲引吹噓則感刻當如何哉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大雲寺在陝西長安縣唐帝都也時贊公  
為西安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殷上聲  
梵音泛

賦也聞妙香維摩經云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  
界皆以香作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  
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  
即獲得藏三昧妙香有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香  
此三香逆風順風無不聞之突兀高聳不動貌琅  
璫鈴鐸之類玉繩星名言其殿之高也鐵鳳陸倕

石闕銘銅雀鐵鳳之工其說最是蓋施雀鳳於殿脊也梵放梵佛子吟聲放吟之長也蓋佛至梵音必唱而誦之其聲聞於寺外也沃野齊人婁敬說漢高帝曰闕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言其地廣饒可以灌溉者也○公宿贊公山房將欲別去故作此詩言燈影照人不睡心清時聞妙香夜深而見高殿風生而聞琅璫天黑蔽院地清棲芳星回斷絕鐵鳳翱翔梵放而聲聞寺外鐘殘而仍隱在床明朝別去則身在沃野惟見塵沙之滿耳豈復如今日僧房乎哉

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筓明霞爛複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汚人听听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上一作在明一作晨奉音牽塞音色泱音央那與同听與狝同又與信同楚辭猛犬信信而迎吠兮關不通

賦也井華按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與諸水有異謂井中水平曰第一汲者慣捷謂汲井之時用心急速也灑掃謂灑地以挹塵掃地以去塵也似

無筵謂灑掃不盡塵根也爛光明相映也複閣重閣也古詩阿閣三重階塞拓開也高牖穿壁以木為窓曰牖被徑花花之被滿徑路也楚辭皋蘭被徑兮斯路漸被徑覆徑也墀柳塗地曰墀世事迫陳衡曰世事艱難老夫迫於王事隱遁郭璞山川隱遁捷謂高隱而遁去晤語以言曉人曰晤揔鉗口袁紹曰諸大夫見晁錯揔皆鉗口莫敢措一詞奉辭謂相奉而辭別之也杖策策杖而行也房玄齡策杖謁軍門終回首王粲詩回首望長安泱泱深廣貌听听犬爭吠聲也天寶十五載七月賊將

張通儒收錄衣冠污以偽命不從者殺之時公晦迹幽隱而免羈絆馬絡首曰羈繫足曰絆憇息也近公之公即贊公也如白雪言涼物可以解熱也執熱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又言大雲寺中清晨而童子善汲灑掃以潔其塵景物幽雅而霞明複閣霧開高窓花塞徑路柳委庭除其居如此予今艱難迫于世事隱遁已過佳期方與贊晤言以結深契安能鉗口以避是非奉別而行每勞回顧恨彼世途擾攘泱泱而泥污人听听而國多狗予尚未免夫羈絆幸得前來憇息馳驅近公猶如

白雪之涼可解執熱就濯之苦他鄉得遇故人其樂為如何哉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遇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鶯度結構紫鴿下呆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到音倒齊一作齋醍醐音提胡呆愚音浮思索音色

賦也水精清淨境土也江揔大莊嚴寺碑光遍水精之域蓋佛寺莊嚴堦以金寶為飾故也盡徐步公與贊公有期於洞門徐步以待雖春雨沾衣不

為之避禮遇之誠可見矣果幽期謂幽雅之期會而今果得遂意也謝靈運詩平生協幽期扉戶扇闔謂之扉撞鐘僧家會合必撞鐘也醍醐酥之清液也長發性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言甚美也覺範曰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扶衰酒也白樂天詩酒用扶衰朽把臂絕交論把臂之英謂執手之好也結構謂架屋也呆愚殿簷下之銅絲網所以拒飛鳥也湯休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引以比贊公也起我病謂與贊公論文題詩而百病



畫除也。○詩又言心在贊公精舍而衣沾春雨之時洞門徐步以待而深院果遂幽期到扉復閉撞鐘會齊飲醍醐以發正性飲食兼酒以扶年衰把臂相知開懷無愧黃鶯飛度結構紫鴿下統呆愚。○詩則病退而歡笑矣何忍遽別去哉。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中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春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氎音牒春一作青

賦也青絲履履鞋也白氎中南史南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綠如細纒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一說細毛布也深藏藏履與中也供老宿供年老之友來止宿者言其敬也轉無趣不敢當其敬也道林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惠遠亦高僧有宿德春井芹青泥縣有青泥坊其芹可以雜米為飯者也暮簷竹春井芹言山房之景也對圖畫謂公與贊公二人相對如圖畫中人也潤龍鱗言攀附贊公而有所滋潤也。○詩又言贊公山房深藏青絲之履白氎之中以供止宿之友及吾此身

亦嘗受此禮意誠不可當况其久而能敬者由其  
才德兼全雅情曲盡故於天陰對坐之時儼如圖  
畫是吾受其滋潤不可紀極今焉別去悲哉

###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今河南府闕塞山一名伊闕山而  
俗名龍門山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  
後游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靈一作靈籟音賴  
開一作閱覺音科

賦也招提僧史後魏創立伽藍為招提之境隋大  
業中改寺為道場唐復為寺釋氏書招提菩薩皆  
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一也山北曰陰壑山谷靈籟風也靈善也散清影  
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蓋言奉先寺風聲月影  
皆佳致也天闕蓋兩山對峙如門故曰天闕象緯  
逼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龍門山之高逼近  
乎星宿也雲臥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雲  
中衣裳皆沾濕也孟浩然詩有雲臥晝不起之句  
覺悟也發深省言早晨聞鐘而深自省於正道也

猶孟子平旦之氣云耳昔香巖和尚一日掃菴瓦  
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亦此陶淵明聞遠公議論  
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公宿奉先山房故作此  
詩言從招提游宿招提寺見其陰壑生風林散月  
影天闕近乎象緯雲霧潤乎衣裳何其清雅之甚  
及欲覺聞乎鐘聲令人夜氣所存寧不三省于平  
旦時耶

山寺

章留後同遊得開字章留後名彝即為嚴  
武所殺者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海苔  
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  
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  
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  
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龕音堪令平聲使去聲為音位  
顛一作頰咄當沒切施去聲

賦也根石壁以山石為殿基也龕浮圖塔也一莓  
苔百佛皆為莓苔所蒙也世尊諸經皆以佛為世

尊龍象猶佛像維摩經云菩薩勢力譬如龍象使  
君指章彛言騎紫馬亦指彛言謝靈運出守永嘉  
人曰騎紫馬者乃太守也樹羽置五采之羽於旗  
干之首此行軍之儀衛也詩崇牙樹羽靜千里言  
師行而人肅靜也檀施佛書檀夷言多羅密也猶  
中華言布施也合華梵之言故曰檀施吐叱怒聲  
也謂使君叱令軍士布施也多羅樹西域樹名如  
棕櫚樹然蓮花臺文殊傳世尊之座高七尺名七  
寶蓮花臺諸天亦以佛言鬼物以侍從之鬼神言  
非周才非周急之才反辭以譏之也窮子法華經

二卷信解品中云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  
父求不得窮子傭任遇到父所受顧除穢糞其父  
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的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  
子聞言即大歡喜失淨處失安樂處也福胎崇信  
異端叱令布施豈為將之道寧不謂之福胎也枚  
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漢武帝謂臨賀王曰汝  
自藏禍胎也風破肉蘇韋傳邊霜緊沙風破肉雖  
重裘氈帳寒色可畏同嬰孩自笑同小兒之無知  
覺也○公同章使君同遊山寺山僧告訴寺廢殿  
荒而使君厚施故公作此詩以紀之言野寺消歇

而佛不可辨古殿雖存而佛盡塵埃如聞龍象悲  
泣足令信佛者為之興哀是以章君遂信貧僧之  
訴叱令徒衆施財吾知廟貌一新神鬼皆喜然而  
恐非撫衆之道使其窮子失所異端復興高人寧  
不議為禍胎且值寒風破肉之時寒威尚未可回  
因思入此道路之苦豈不笑同嬰兒之無知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註時高適薛據先有作慈恩寺在陝  
西西安府城南曲江池側唐高宗為文  
德皇后建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有浮

圖六級高三百尺唐進士既捷列名於  
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此塔永徽三年沙

門玄奘所立 一云玄楚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足一作立北戶一  
作戶北焉音煙

賦而比也高標指塔言烈風毒風也塔高故風烈也  
也翻百憂登高則見兵火殘墟故生憂也惟曠達之士則能忘之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憂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象教力王筠樓頭陀寺碑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註謂為形象以教人蓋言為佛之形象以教人也通冥搜謂搜索幽冥之事也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遐想而存之龍蛇窟謂登塔之路屈曲如龍蛇之形也枝撐幽謂塔下多邪撐之木至於絕頂則無之矣幽遠也七星北斗也河

漢天河也言塔近乎北斗而天河若聞其聲長安在天之西故曰西流羲和堯之二臣名晉傅玄曰昇歌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廣雅曰羲和日御也日乘車駕以六龍一說羲和東方國名日所由過之地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而昇諸太虛唐堯取以名官行清秋月令仲秋之月其帝少昊註云少昊金天氏晉潘尼云朱明送夏少昊迎秋泰山在山東兗州府涇渭二水名在陝西西安府言塔至泰山雖高亦隱小而不可見涇渭雖大亦茫然而不可求但一氣言塔高視下惟見一氣瀾漫而

已皇州天子之都也。叫虞舜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地也。在今長沙府零陵縣界蒼梧縣。名今隸湖廣梧州府。瑤池飲崑崙丘紀。羊曰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宿于崑崙之阿。葛僊翁云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閭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之處也。此暗紀慈恩寺之事。言南望而遠想蒼梧則紀虞舜以悲高宗之晏駕西望而遠想瑤池則紀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黃鵠小鳥故射義取置侯中以見射中之難。韓詩外傳曰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稻梁謀言禽鳥亦欲得居止而遂其性也。○公登寺塔惜周穆王之耄荒。故託言以指高宗而賦是詩也。言塔高風烈。若非曠達之士登此塔者。豈能無憂。方知象教之力足可追乎冥搜。因言今登此塔。若穿龍蛇之穴。而出枝撐之幽。仰而視之。則七星在戶。河漢西流。而羲和少昊鞭日行秋。俯而視之。則泰山若小。涇渭若無。但見一氣混淪。夷夏莫

辨于馬叫虞舜而傷高宗之晏駕宴瑤池而悲文  
德之不留又以黃鵠之欲遠行以比賢人之欲隱  
遁君看隨陽之鳥見稻梁以為得所豈可人而不  
如鳥乎亦當謀其所宜處矣

時序類

古詩排律之叅伍者從類而彙次之也  
後放此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光之歸也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此身一作且  
應興去聲

賦也江竹錦江邊竹也廣德二年公避亂歸成都  
甲子以日言也看孤石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安常  
倚杖相對吟嘯終日忘歸北齊謝洙名之為玉笋  
峰亦有涯莊子吾生也有涯涯水際也謂吾身之  
生必有根涯○公歸成都適值春時有感而賦此  
詩言草堂徑荒青苔滿竹茅簷淒涼落花盈砌別  
來既久而甲子屢更云歸之日而忽值春華遂復  
倚杖以看孤石傾壺以就淺沙遠鷗浮水而靜輕  
燕受風而斜雖當世路多梗自喜吾生有涯醒而



復醉乘興歸家聊用自遣而已

傷春五首

楚辭招魂篇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故以傷春為題時公避亂在閬中而作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兇  
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  
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春光一作青春且一作有應平聲

賦也兵雖滿謂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幸西京唐時以陝西鳳翔府為西京疲百戰時吐蕃留

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而走子儀復長安任群  
亮指程元振魚朝恩而言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  
鳳翔以西故鳳翔為戰爭之地也三千里公在閬  
中望乘輿所在在于鳳翔遠隔三千里也一萬重  
極言道路之遠也天子在外曰蒙塵清露急謂在  
外則遭霜露之急難也御宿蔡邕曰御進也夫衣  
服加于身飲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寢者皆曰御也  
殷復謂殷之中宗高宗能復先王之道以中興也  
舊國容周平王東遷洛邑不失舊國之容光也蓬  
萊殿名足雲氣謂代宗即復居長安也總從龍謂

群臣當來隨從以圖恢復也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雲以比群臣龍以比代宗也○公  
在閬中聞官軍已復長安悲感而賦此詩言吐蕃  
入寇上幸陝州適值春光明媚之時但恨西京疲  
於百戰而北闕却任群兇故自閬中而思大駕路  
隔三千餘里煙花約遠萬重痛想天子蒙塵清露  
危急御宿荒蕪仗誰供奉幸而大臣戮力遂克長  
安頓若殷道復興周復舊物即今雲滿蓬萊群臣  
正當協力以圖恢復可也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清風卷幔草碧水通池

牢落官軍速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點向來垂  
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清一作青  
卷與捲同

興而賦也牢落寥落之意萬事危憂時之心切故  
於萬事未見其可也有別離言雖有兄弟而為兵  
戈阻隔不得相保故有若無也巴山巴與蜀自別  
巴山指梓閬而言逶迤遲回貌楚辭載雲旗之逶  
迤○詩又言鷲入新年而語正花開滿故枝之時  
天清草碧春景繁華柰何兵戈擾攘官軍迅速萬  
事艱危髮雖昔日原白淚則感時而垂故我雖有

兄弟困于別離是以當春而山色亦靜北望長安  
路轉迂遠何時而得歸故鄉也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  
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屢合一云亦屢  
焉音煙朝音潮

賦也日月星辰相鬪亂離之兆也屢合圍言星辰  
失次故屢相圍遠也執法熒惑妖星之名言御史  
大夫之象所以舉刺凶邪者也此蓋指程元振魚  
朝恩之熒惑代宗也大角赤星名天文志大角者

天王帝座延其兩旁曰攝提鈎陳亦星名天文志  
鈎陳六星去北極六度半入壁宿王者法之主行  
宮也出帝畿言天子出幸也御道黃道也把天衣  
言當時父老欲留車駕故牽挽帝衣也諸軍闕玄  
宗代宗出幸隨行軍士闕少也大將稀時吐蕃陷  
京師天子幸陝諸藩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諛譖莫  
肯奔命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隱屠釣自古賢  
人哲士如呂尚鼓刀于孟津釣于渭水豈必哉能  
若文王載之後車否○詩又言戰鬪合圍之事未  
息若不誅之何以定變亂今兵氣方纏天子方出

塵昏把衣軍闕無將屠釣之中豈無賢者但不能  
如文王肯載之同歸耳傷時不用賢也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闕迷北上滄海欲東巡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

朝音潮 歸一作通 泣一作  
哭 豈一作得 屬之欲切

賦也洛陽縣名今隸河南秦州今隸陝西鞏昌府

奪馬和政公主下嫁柳渾安祿山陷京師主奪渾

馬載寧國公主身與渾徒步日百里蕭關今隸陝

西平涼府迷北上代宗出幸不思北歸長安若迷

道路而反東巡至陝也陝州隸河南府滄海在蘇

杭二府東昔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嵇紹血

晉惠帝蒙塵嵇紹承詔馳衛行在所值王師敗績

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端冕以身捍

衛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

嵇侍中血不可去屬車大駕出幸後車八十一乘

屬者言其相連續不絕也司馬相如諫獵疏曰卒

然遇逸才之獸犯屬車之清塵雖有烏獲逢蒙之

技不得用也○詩又言代宗之時先有祿山之危

後有吐蕃之變蒙塵消息傳來不真或云王今在

洛或云使者歸秦當此之時公主有奪馬之悲貴  
嬪有登車之泣在于蕭關迷夫北上之路欲有滄  
海之巡其時扈從老臣豈不能料安危必有盡忠  
報主如嵇侍中血染屬車者誠可悲哉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  
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是風歌  
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

得無一作恐  
為誰一作宜

賦也孤兒漢紀取軍死事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  
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者令從軍也此詩五首多

言出幸然皆追紀當時事如此太倉粟漢太倉之  
粟紅腐不可食此則言其走則雖有太倉之粟而  
難分之也魯陽戈魯陽公與韓通戰酣日暮援戈  
而揮之日為反三舍此言戈可以揮日今夜棄之  
可痛矣登前殿謂吐蕃陷京師也御河遠皇城之  
內河也出則百官奔竄也中夜舞祖逖字士雅與  
司空劉琨雄豪著名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  
好綢繆同被而寢中夜聞鷄鳴起舞曰此非惡聲  
也大風歌漢高祖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此言代宗出幸禁軍逃竄難分太倉之粟

言國用乏也。競棄魯陽之戈，言兵敗北也。英雄之士當此之時，豈無覬覦如劉琨者乎？誰憶大風歌言無人守四方也。夜間燃火曰烽，日中舉煙曰燧。言當春光明媚之時，而遭此大變也。幽人，公自謂也。薜蘿蔓草附于墻者，謂賢人泣于草野間也。見時和言得復見太平也。時公居巴閬地方僻遠，傷春已罷，始知春前收復宮闕也。○詩又言今上出幸陝州，六軍潰散，王公出奔而吐蕃寇陷京師，入升宮殿，勢雖如此，豈無有志之士誓清中原有如祖逖者乎？傷不能用，故無人以守四方，是以幽人觀春色而興悲，尚冀君臣脩德，猶足見天下之和平也。

夏日嘆

乾元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四月詔減常膳服御。四月癸亥，以天旱徙市，雩祀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

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令去聲  
泗音鷓

賦也出東北夏至日行北陸故夏則日出東北艮  
方之陵乘也侵也中街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中街即黃道也朱光紅光  
夏色屬赤楚辭陽杲杲其朱光鬱蒸熱氣也夏至  
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應璩曰處涼臺而  
有鬱蒸之煩久無雷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  
郎顛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則雷反作其時無歲此言君令之不時也埃塵埃

也隋煬帝時大旱任安曰上蒼久不降甘雨良田  
黃埃勃然而起冗散也蒿萊草名言禾稼死而蒿  
萊盛也晉灼曰蒿萊荆棘舉目皆是大河即黃河  
虎與豺言人相食變為虎豺也幽州薊州皆屬北  
直隸安祿山節制之地安在哉言諸軍乏食各潰  
散也不能飡夏旱之甚自不能食也蔡琰詩饑當  
食兮不能食其餘眇遠也數子指房玄齡杜如晦  
王珪魏徵之徒言○公在華州夏旱之極故作此  
詩言夏日曬徹厚地而鬱蒸不開天久無雷而號  
令乖戾雖有微雨不能潤物良田盡起黃埃以致

杜詩集註

卷五

三十一

宋州

飛鳥熱死魚涸泥中萬民離散禾卒蒿萊河北之  
民變為豺虎幽薊曠地王師竄逃於是使我憂旱  
愈甚而對食不能加飡此心何時可使和平遠念  
貞觀之間君臣洽和令無乖戾安得復與數子同  
享太平之樂也耶

夏夜嘆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保僊激烈思時康

我一作中荷音賀疆音姜  
望音房號音毫復一作懷

賦也毒我腸言熱自中起也萬里風相如夢僊引  
天悠悠夢到無何鄉大風飄飄吹我裳潘章曰安  
得萬里長風掃此陰翳也苦夜短謂五月則日漸  
長而夜漸短冬至則夜漸長矣納微涼蓋開軒則  
熱氣頗減而微涼頗入也謝靈運詩不怨秋夕長  
恒苦熱夜短見纖毫言月明之極也羽蟲泛言李  
蘄雜感詩月華滿院寒飛揚羽蟲亂荷戈士詩荷



古詩集註 卷五 三十九  
戈與戛言負兵戈之軍士也互相望言兵皆欲一  
濯而不能也刁斗以銅為器狀如小鍋晝炊飲食  
夜擊以警衆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  
刁斗至天明始罷青紫至德二年郭子儀與安守  
忠戰敗府庫無積蓄專以官爵賞功由是應募入  
軍一切衣金紫早還鄉蜀道難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北城指秦州言鶴鶴以比軍士也激烈蘇  
子卿詩長歌正激烈○公在秦州傷時之亂故賦  
此詩言永日既苦炎熱望風來吹我裳天旱是以  
夜晴故月明無所不照羽蟲因旱亦自飛揚因思

物無巨細各遂其情念彼荷戈之士反物不如皆  
執熱思濯而每相望竟不得一時休息徹夜擊夫  
刁斗喧聲連夫萬方雖然金紫連綿官爵不足為  
貴是以悲笳亂發士卒如鳥之驚已不能安况復  
困于煩促時日澆漓以故人爭奮迅思願當今之  
康寧也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曆元年公在夔州是年春旱至六月始  
雨則夔州七月猶未雨此詩當是其時

作

大暑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  
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  
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  
開襟仰內第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樓居成阻脩  
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興詩家流  
醞藉異時葷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  
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騮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暑一作火樂音洛興去聲醞  
當作蘊使去聲為一作侍  
賦也大暑當作大火說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  
也秋金也金當代火而畏火故金氣伏而火盛是

以熱也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大火流而運金  
氣所以為八月矣荆揚一本作荊州唐志夔州屬  
山南道古荆梁二州之域時已七月而尚不知有  
秋意蓋旱甚故也有塌翼鳥以旱熱難飛也陳孔  
璋檄垂頭塌翼莫所憑恃王子淵云丈夫兒矢志  
如鷗鷺損羽翮豈塌翼垂頭於林下乎無行舟書  
罔水行舟但掃地李篆曰赤眉盜過千室掃地言  
俱盡也蝮蛇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至毒之蛇  
也宋純嶺南行蝮蛇偃蹇於道周客子悲辛而躑  
躅惡明燭以旱甚雖晚間明燭亦惡其熱也懷舊

丘戴深曰秋風已動歸思况更懷舊隱林丘如此一洒令人心折又鮑昭結客少年場云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露白頭以早甚故脫中露頂也負芒刺葛殷曰昨日束帶見人卑折躬揖如負芒刺吾欲裂巾毀冠偃臥林下脩長也阻脩詩迥迴從之道阻且長言雖懷舊居恨路險且長也蘊蓄也藉積也蓋言含蓄包容之意唐權德輿蘊藉風流自然可慕皇皇猶煌煌也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此遣使臣之詩也使臣體指崔評事為使言擇杞梓左傳鄭伯歸自晉楚令尹子木問聲子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君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驂騮良馬言漢有大宛之馬蓋指崔之美也短章猶云短簡孔融云附此短章聊伸我心素章文也即今之詩書皆謂之一章識者籌識者亦指評事言籌度也○公因熱毒懷崔評事而寄以此詩言大火西流而金氣運用身在夔州尚未知秋林熱而有倦鳥水涸而無行舟千室苦炎盡出閉關人事早休老夫所以轉不樂者因在客故多憂也况乃蝮蛇當暮臥道空床難以暗投值此夜坐猶嫌

燭熱况乃撫景而懷故鄉由是開襟以仰內第抱  
暑以露白頭鞠躬如負芒刺樓居恐途阻脩因思  
清霜飛時會子在樓得聞講易大義興逐詩家風  
流其為人也蘊藉真異時輩自檢不可苟求皇皇  
天使德業果優杞梓驂騑信非凡物故今附以新  
詩請君為一籌度焉可也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  
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永泰二年三月不雨至六月始雨公時在

夔州此詩當是其年作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鳥匿筋力蘇摧折  
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  
前聖睿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  
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濶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  
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  
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  
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悅高人煉丹砂未念將朽骨  
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剪拂

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匿音邑春古慎字暘音謁  
行音杭鉗音批樂音洛

賦也商用事應瑀秋日燕山陰序云商飈用事金  
帝持衡秋聲賦商聲為西方之音故曰商節末無  
也旅炎方南方謂之炎方時公為客在夔州故云  
烏匿不舒貌謂時風爽人烏匿之懷也雨師行雨  
之神也旱魃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走行如風名曰  
旱魃所見之國即大旱抱金玉言其貴而難得如  
金玉然春焚巫左傳魯僖公二十一年欲焚巫尪  
臧文仲止之巫謂祈雨者親救暘世說武王見暘

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暘傷暑病也遞回幹陰陽  
相推而用事則四時幹流而為寒暑欲行列言昏  
霾掃空則塞鴈是時有南向之行列不必以熱為  
念也不虛發言矢不妄發發必中也追言少年乘  
寒射獵之事而感嘆身年老也鉗劍如刀者突羽  
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謂引弓之滿如月之  
圓而送矢遠也白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蓋怪人  
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也此亦公自傷其衰老也  
游俠窟游遨遊也俠同是非也窟孔穴也言秋景  
蕭條而欲同豪俠之士游行於山窟之間也郭景

純詩京華游俠窟有引前漢游俠傳即非窟字本  
義高人指元曹長言丹砂煉丹之辰砂也朽骨公  
自謂踈縱放也齊斷曰剪掃除曰拂剪拂謂絕去  
塵俗也北史盧思道云剪拂吹噓長其先價池中  
物周瑜云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此言元曹長  
能飛昇也賤夫公自謂也煩促公自謂煩急跼促  
也嬰加也詞筆謂作此詩也○元二十一曹長為  
公故人茲因熱退涼生故戲呈此詩言即今商方  
用事而餘熱未除予當衰年而客居巴蜀遇此新  
涼而生意漸活正午而減汗流北鄰而耐人聒晚

涼稍解不舒之懷筋力頗得寬蘇自思苦熱百日  
有餘雖吸大江不能止渴退藏恨彼雨師健步怕  
聞旱魃園蔬珍重無以供人密雲聚散終亦衰歇  
是以前聖不妄焚巫武王尚親救暍自古陰陽代  
謝時序幹旋清秋一臨昏霾即豁蕭蕭塞邊飛鴈  
南向皆成行列予又回思少年之時挾弓發矢何  
其英雄長鉏逐兔弓常滿月今乃惆悵而甘白頭  
蕭條而為游俠遠瞻山閣不能趨踰徒仰高人難  
將朽骨且愧少壯之時跡頗縱誕雖暫歡娛徒爾  
倏忽今也倚杖風塵之外老醜不能剪拂吾子今

得超昇免為池中之物老夫唯貪一睡又因煩促  
相加故託此詞以戲呈元君云耳

立秋後題

公為華州司功值闕輔饑棄去客秦州當  
是乾元二年欲棄官時作也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號音毫

比而賦也不相饒王獻之覽鏡見髮顧兒童曰日  
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

為學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昨夜隔謂今日立秋  
則昨日為夏二節遽相隔也玄蟬蟬黑色蟲故曰  
玄無停號比人不知止也已如客比已欲隱去  
也張衡旅寓洛汭生計無聊有命駕之心顧梁上  
燕曰秋風已至想如客興斯難久留也獨往亦言  
隱去也年半百乾元二年公年四十有八舉成數  
而言也亦由人公自謂也拘形役形為身役為事  
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公有棄官隱去之心感時撫事而賦此詩  
言歲序流易必不相饒昨已為夏而今隔為秋光

陰何迅速耶因嘆蟬無停聲如人之不知止息燕  
若去客如已之志欲休官此心欲往又未能申俯  
念此身又驚半百官之欲罷由已而不由人何事  
拘於形役而不飄然以長往耶

秋兩院中有作

嚴鄭公武奏公為參謀時在幕下院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長音掌

賦也大火心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六月也十  
月則此星西流矣華屋梁棟皆言院中事也知已  
指鄭公也暮齒公自謂也前籌張良願借前箸為  
王籌之蓋言晚年而得為嚴鄭公參謀也清晨謁  
言已清早謁見嚴公謀府事也長者謀蓋自謙已  
無長者謀畧也禮寬言嚴公待以寬禮也病微瘳  
因天爽故公肺病稍蘇也主將指嚴公也鼎三足  
兩耳所以和五味者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宰相  
則調和鼎鼐者也侯霸為司徒嚴子陵遺之書曰



君房位至鼎足是也舊丘指長安也公長安人願  
嚴公入居相位而已得隨以歸也○公感嚴公奏  
薦在於院中喜遇秋雨生涼故作此詩言雲行絕  
塞大火西流雨飛華屋秋入棟梁身在窮途而逢  
知己暮年得與參謀早謁嚴公帥府愧無長者良  
謀及其既退解衣而開北戶高枕而對南樓涼生  
雨後江喧氣浮且荷禮數優容而此心頓適秋時  
清爽而肺病微瘳安得主將入相天子使得隨歸  
以訪舊丘也耶

傷秋

大曆二年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時  
作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父客掩柴扉  
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  
白蔣風颼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滅豺虎似有故園歸

林僻一作村僻收畫扇一  
云藏羽扇殷音煙檉音稱

賦也收畫扇班姬詠扇詩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  
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懶慢懈惰怠忽也嵇  
康云懶與慢相成減圍言瘦也謝惠連詩腰帶唯  
疇昔不知今是非思汗馬時吐蕃未息諸將皆思

立功也白蔣即今之茭白也殷赤黑色檉河柳皮  
赤枝葉似松豺虎指群盜言張孟陽七哀詩季葉  
喪亂起盜賊如豺虎○公遭喪亂傷秋而作是詩  
言林僻人跡來少山長鳥影覺微秋高而盡扇皆  
捐客久而柴扉獨掩賦性懶慢而頭不常櫛世亂  
奔馳而腰亦減小方當是時吐蕃尚未止息諸將  
咸思立功天子蒙塵戎衣未解故見白蔣枝脆殷  
檉葉稀秋景淒其寧不傷感不知何年盜賊掃除  
使人有故國之歸也耶

太歲日

大曆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朔則初三  
日為戊申乃太歲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  
愁寂駕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賦也楚岸夔州本楚地巫山縣名山在縣背附郭  
於夔竟何人公自問之辭閭闔天門也黃道日所  
行之道也紫宸唐正殿名周之路寢漢之負宸饗  
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也榮光五色光也懸

日月天子之容日月之光也。易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出金銀蜀先主傳取蜀城中金銀錢賜諸將  
士。駕行斷在朝群臣排列。駕鷺之行。公嘗為左拾  
遺。今流落于夔。故曰駕行斷也。虎穴隣。謂盜賊縱  
橫于夔。猶虎穴。參差分列也。漢班超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西江夔人指蜀江為西江。以其從西而  
下也。北斗長安。上值北斗。公長安人。故曰故鄉也。  
散地閑散之地。逾越也。高枕言其居夔得高枕無  
憂也。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也。要津權要之地。  
幾回新言在夔州。幾番見梅柳。新開恨不得與故

人一相見也。謝奉客居江表門前梅柳。幾回見新  
花葉。故人無音信。何也。○公因名客夔州。逢太歲  
日而有所感。故賦此詩。言行于楚岸。今已將老坐  
見巫山。亦復經春病多。猶是為客。謀拙為何如人。  
緬維在昔。閭闔而開。黃道衣冠而拜。紫宸親見容  
光。得沾賜予。今也駕行斷絕。虎穴相隣。傍西江之  
下。蜀瞻北斗。以興思。高枕臥于散地。生滄脫于要  
津。流寓天邊。不得與故人會晤。祇見門前梅柳。幾  
度新開而已。

元日示宗武

大曆三年正月公出峽作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  
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  
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行音

賦也乎戰老病故也身長形長大也遠方夔州也  
柏酒崔寔月令曰元日進椒柏酒進酒次第以年  
少者為先蓋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柏仙  
藥也藜床管寧家貧坐藜床欲穿為學不倦藜草  
似蓬以之為床也青衿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白

首郎公自言也顏驥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  
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美而臣貌陋陛下好壯而臣老矣是以三朝不遇  
故老于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猶落筆丘  
希範落筆賦詩四座失色更稱觴潘安仁賦稱萬  
壽以獻觴江東弟時弟豐在江左更無消息○公  
在夔州示次子宗武故賦此詩言汝傷我老我笑  
汝長自嘆處處皆逢正月迢迢淹滯遐方身固飄  
零還進柏酒年雖衰病只坐藜床訓諭先于青衿

幼子卑微耻為白首郎官幸能落筆賦詩稱腸廩  
壽聊用自遣而已所深恨者兄弟遠隔江東不得  
一相聚首是以泣下數行云耳

牽牛織女

公在夔州夔楚地也荆楚歲時記七月七  
日乞巧以詩中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  
童之意觀之則不獨楚俗為然也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

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櫺  
曝衣徧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初筵滾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  
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息始夫婦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望音亡意一作竟曾當作層稱去聲綴一作綴滾音  
邑齟齬音沮女丈夫多英雄一作勿替丈夫雄  
賦也處其東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  
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  
謂之織女七夕則牛女會于河漢之期也誰見同

言未有人見其相同也終朦朧言牛女相會之  
說終是無有也精靈合東海記神龍交即風濤颯  
然精靈符合水為之渾秋遂通言何須必待秋時  
然後方通合也以見此說必無之意亭亭卓立貌  
新粧言織女之艷粧也具曾空天有九重故曰層  
空謝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言織女之渡河也  
祈請言兒女皆乞巧也公宮公侯之宮室也左傳  
有守于公宮此言七夕之夜大小之家比隨豐儉  
而設祭也翊恭敬貌鳴玉言作樂以祭也房櫳簷  
下櫺牕亦帝居也凄秋景故凄然也曝衣竹林七

賢傳舊俗以七月七日曝衣時南阮富所曝皆錦  
繡北阮貧乃立長竿標大布犢鼻裋於庭中曰未  
能免俗北阮阮咸也遍天下不獨楚俗為然瓜果  
中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于中  
庭以乞巧有嬉子網于瓜上則以為得巧甘所終  
言至天明而又各散也忡忡相衝也機杼中姚萇  
婦女精力竭于機杼尚不能支持西北之費倉庫  
日耗減矣或未容以君臣比夫婦之義也君臣相  
契于咫尺之間臣苟有虧君或不容之矣為婦者  
可不慎乎蓋因織女每歲有期而不可亂則為人

杜詩集註 卷五  
女為人婦者當守慎乎至公之戒也方圓謂方枘  
圓鑿則鼎孔決不能相入也楚辭圓鑿而方枘兮  
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齟齬相乖貌又齒不相值  
也多英雄言丈夫多有英雄志氣肯重苟合之婦  
哉○公慨當時夫婦有不以禮合者故因七夕而  
賦此詩言牛女在於天漢東西萬古皆言永各相  
望而七夕始渡河交會有誰的見其相同况神光  
果是難候而此說畢竟朦朧人言精靈會合何必  
到秋始得相通至於亭亭特立龍駕渡于層空世  
人多為此感乞巧奔走兒童但見當時貧富之家

無不設祭自庶人以達于天子亦莫不然天下之  
人曝衣於日間乘風于月下蟠絲徵巧習俗皆同  
夜浥重露日出方休此誠何所謂哉慨彼未嫁之  
女因有所感而憂心忡忡當知守身要遵法律之  
內竭力須在機杼之中雖未有舅姑奉事豈昧乎  
織作之功譬如君臣亦以義合臣行少有所虧則  
君決不能容至若夫婦之禮嚴恭相持不冝少有  
苟且小大自有佳期豈冝輕犯至公使或一失其  
身正猶枘鑿之不相入然丈夫必有英雄志氣焉  
肯苟合以自小哉

九日寄岑參

此詩只思岑生舊註謂君為奸邪所蔽之

說恐非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沉吟坐秋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  
 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活音括飯一作飲號音毫  
 一作奔為音位耐音曹

賦也復入門謂欲望岑生苦雨而又還也活活水  
 流聲言泥之深故行亦有聲也思君指岑生古詩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錯昏晝言思岑之深不  
 知昏晝也寸步言至近也時岑在曲江猶寸步耳  
 言雨途泥濘故難于相就也蒼生高書海隅蒼生  
 註言蒼蒼然而生閔草木而嘆之以為稼穡已損  
 不可救也雲師興雲之師名屏翳廣雅云雲師謂  
 之豐隆有謂雲師如蠶長六寸者非疇誰也列子  
 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闕蜀有地名漏天在四  
 川宜賓縣有大黎小黎二山四時霖霖謂之大漏



天小漏天大明謂日中也晝夜皆雨故日不見乎  
晝月不見乎夜皆無明矣號禽獸時經霖雨淋漓  
則禽獸不能飛走故各哀號於曠野也君子小人  
以雨靈于上泥阻于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強逶迤  
而已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于馳驟也有崇  
山詩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紛披零落也多新語言  
能詩也醇酎漢制宗廟八月飲酎因九醞太牢皇  
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  
一曰醇酎采采不一采也黃金花菊也滿衣袖公  
自言因思岑生意思無聊采之不能多也詩采采

卷耳不盈傾筐○公苦雨而不得與岑生相見故  
寄以此詩言霖雨不能出門而雨脚尚復如舊泥  
海有聲而思君憔悴沉吟坐於西軒悄然不知昏  
晝岑生雖隔寸步因雨不得相親吁嗟萬物不遂  
其生稼穡亦不可救安得誅斬雲師補塞天漏可  
惜雲藏日月禽獸悲號君子勉強逶迤小人困苦  
馳驟南有崇山與川浸溜當此菊開之節凋零肯  
為誰秀重念岑生能詩嗜酒雨阻不能相會使我  
愁怨滿懷采菊亦不滿袖惜哉

九日

大曆二年夔州作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漣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  
巫峽蟠江路，終南封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群盜，愁絕更堪論。

漣音漣對一作帶

賦也樊川在西安府長安縣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故曰樊川公之父嘗為奉天令因家焉自號杜陵故曰故里漣源漣水名亦在長安城東巫峽在四川夔州公今流寓地也終南山名亦在長安城南與巫峽相去萬里封國門亦指長安言綠樽盛

酒器也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公在夔州時逢九日感家山之遠故賦此詩言憶昔故里樊川之菊登高素在漣源自從昔年一笑之後不知幾人尚存今焉身在夔州而巫峽則蟠旋乎江路思彼終南故山時遭寇亂國門必皆閉封我今繫舟萬里之外苦遭伏枕淚流為客雖戴烏巾諸兒雖具佳酒當此勝節盜賊充斥道路不通固多愁絕不可論也悲哉

千秋節有感二首

太子誕日謂之千秋節唐玄宗以八月五

日生燕百僚於華萼相輝樓下百寮表  
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三公以  
下獻鏡及承露囊玄宗為天子亦稱千  
秋節此公大曆四年在湖廣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  
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淞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  
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重音

賦也自罷亂離之後玄宗幸蜀故誕日不舉宴也  
壯觀言昔日千秋節之宴百官誠壯觀也已塵埃

言玄宗已崩到今年嘆久不舉此宴也鳳紀言  
禮官編生日于鳳曆之上也龍池興慶宮池即玄  
宗龍潛舊宅所居此宅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常  
有雲氣或黃龍見其中至景龍中其地浸廣遂湧  
洞為龍池焉及玄宗幸蜀前一夕龍躍然飛空望  
西南去塹劫灰塹坑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  
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湘川  
舜二妃在湘川思舜涕淚洒竹成斑公引以言已  
在湘潭思玄宗也遠樓臺謝玄暉銅雀詩縹帷飄  
并榦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并榦

樓也公引以言家在長安而身在潭州相去萬里  
遙望其樹與樓臺恨不得相見也長安舊為秦地  
故曰秦樹寶鏡謂主公戚里進金鏡綬帶百官表  
中尉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  
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衢樽淮南子曰聖人之道  
其猶中衢而致樽耶今公所言則謂當時賜宴之  
酒群臣皆得霑飲正如街衢之樽人人皆可得也  
餘哀沈炯漂泊未歸搔首歎曰今天下兵戈洶洶  
弟妹分散唯哀白首餘生恐投死無地耳○公因  
天子蒙塵千秋聖節不復舉行故傷時撫事而賦

此詩言自罷千秋聖節常恐八月又來先朝屢蒙  
燕會而壯觀今已塵埃昔者編生自於鳳曆整劫  
灰於龍池不可得已今吾在湘川而流淚望秦地  
以興悲群臣竄逃而寶鏡難得金吾離散而萬國  
皆迴衢樽不復重飲使我白首豈不獨哀也哉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  
羅靴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索蘿  
各切

賦也御氣含風二殿名張內樂玄宗謂高力士曰

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  
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吾歸寫其曲淒楚動  
人杳杳在耳力士請名曰紫雲曲獻宮桃漢武帝  
時西王母以桃七枚獻帝帝欲留其核種之王母  
笑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人壽幾  
何遂止西王母指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  
偷矣紅蕖艷言樂工也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  
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蓉出綠波金羈馬首絡也曹  
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翻西北馳白雪毛言馬也  
舞階舞千羽於兩階銜壽酒劉伶銜盃漱醪詩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即群臣所獻萬歲壽酒也走索  
西京賦跳九劍之揮霍走上索而相逢蓋言走索  
以為戲也他年貴追念玄宗昔日之榮貴也此日  
勞言玄宗蒙塵在邊遠之地而念其今日受勞苦  
也流向北言湘水之源出自桂州之水灑江而下  
經零陵以至于潭州復北流至長安也送波濤言  
觀水北流而恨已之不得歸也○詩又言昔者千  
秋聖節於御氣含風之殿大陳聲樂王母則獻宮  
桃樂工則露羅襪舞馬銜盃美人走索在昔榮貴  
如此今也蒙塵甚勞而亂離如故我今在潭見水

北流故土豈不極目重傷情哉

東屯月夜

大曆二年秋公在瀼西移居東屯當是其  
年作瀼西在今夔州府東屯即東瀼相  
去亦不遠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青女霜風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鬪迹月挂客愁村  
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躡  
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歸魂

數音

賦也萍水上浮萍萍老公自比老而流離在蜀也  
舊穀屯言東屯舊為種穀之地公在羈旅之中猶  
能種穀以防邊可見憂國之深矣親異俗公本長  
安人今居東屯故曰異俗衡門橫木為門貧者之  
居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青女霜神黃牛峽在  
荊州府夷陵州白狗峽東水流與東屯相通細根  
即雲之根也北斗昏漢元帝時月夜塵埃大風自  
北來北斗為之昏歸魂人之軀殼曰魄精靈曰魂  
○公在東屯月夜有感故賦此詩言抱病之老今  
乃飄泊東屯尚思積穀以防邊之故耕農以親異

杜詩集註

卷五

六十一

三十一

俗甘貧以守衡門今烏青女飛霜黃牛喧水泥渾  
自留虎跡月桂以生客愁若夫木澄稀影雲倚細  
根數驚雀噪暫想猿蹲日轉而東方既白風來而  
北斗暫昏當此之天寒難寢歸夢難成豈不重可  
悲哉

夢李白二首

李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

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

江州獄江州潯陽皆隸九江府夜郎今

四川嘉定播州等處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菟路遠不可測  
菟來楓林青菟轉闕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賦也吞聲悲嘆之聲不能出口也鮑昭行路難吞  
聲躑躅不敢言生別言此詩作于太白生前者也  
首二句蓋泛言之耳常惻惻言悲痛之深也歐陽  
建詩惻惻心中酸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瘴癘地  
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夜郎雖在  
榮州以長安視之則在江南矣白囚於潯陽亦江

南郡也逐客李斯為秦逐客公引以比太白之竄  
逐也長相憶夢見已在傍忽覺在他鄉上有加餐  
食下有長相憶不可測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  
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憶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  
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故沈約詩夢中不  
識路何以慰相思楓林青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  
有楓樹林在羅網言白謫貶在外也魏壽云婦人  
女子一旦陷君在羅網滿屋梁宋玉神女賦云若  
白日初出照屋梁波浪濶宋玉云海水深浩波浪  
廣濶非萬斛舟不可泛蛟龍得屈原五月投汨羅

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  
人歐回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曰吾嘗見祭甚善  
然為蛟龍所苦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之縛以五  
色絲此二物蛟龍所畏也此蓋言南海風濤之險  
恐有陷溺之患也○公在秦州因聞太白遭貶夢  
中見之故賦此詩言死別固已吞聲然悲莫悲于  
生別離而此心故常惻惻也今焉白在江南香無  
消息故人常入我夢以見我常相思但恐平生之  
冤路遠又不可到且我之魂來自潯陽則楓葉猶  
青反自秦州則關塞已黑君今既在羅網之中豈



有羽翼而可飛騰耶想像之間但見落月滿于屋  
梁猶疑見君顏色又祝之曰南方水深且濶須宜  
自重慎勿輕為蛟龍所得可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父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多風波一云秋風  
多顛顛音樵萃

賦也父不至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搔白  
首諸葛松詩出門無往還時復搔白首平生志季

常一囊粟俸拘束塵埃中負平生山林之志滿京  
華左太冲詩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  
街朱軫竟長衢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恢恢大  
也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身反累稽昂曰吾  
將老矣反為牛尾累身萬歲名張翰曰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此詩決作生前說末二句  
料度必然之詞耳○詩又言浮雲終日行天尚有  
止極之所豈以遊子出行而友父不至於此耶三  
夜夢君情甚親密告歸局促苦道難行况值南方  
風波尤陰舟楫顛危常恐失墜出門搔首似訴空

負山林顧今冠蓋滿于京華何獨太白老反身累  
嗚呼生前雖有高名死後終無可用惜哉  
七言古

仙釋類

大覺高僧蘭若

若音惹

蘭若僧居小於寺者空寂處也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  
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僊家近  
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賦也廬山遠惠遠也姓賈氏見廬山清靜遂居焉

一老指惠遠言日暮鐘楞巖經食辦擊鼓衆集撞  
鐘齋時飯毗羅三昧經云佛為法惠菩薩說四食  
時一旦時為天食二午時為法食日影過一髮一  
瞬即非正時也佛教過中不食為齋香爐峯廬山  
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飛泉近白榆神仙傳董奉  
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  
林白榆樹名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詩言  
近者以見其所居近乎星辰也飛錫高僧有飛錫  
而赴齋者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山出淮西擲錫飛  
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室中不

得着地必挂于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為飛錫安  
住僧為挂錫此言其去冬往湖南也註云得真道  
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邑子同邑之  
子也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獻花高  
僧傳有戒行嚴潔者天女來獻花後分經又云釋  
迦為靜慧僊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此獻花之  
祖也其在佛僧則謂諸弟子之來從者為門徒矣  
○公謁慧遠蘭若以慰濶懷言登巫山不見廬山  
上人正屬秋風之晚今一見之遠老鳴鐘諸僧乞  
飯方當峯色隱于晴湖種杏近乎雲漢憶昨飛錫

嘗啼邑子何日獻花而許門人來會耶故賦此以  
識其迹云

### 時序類

春日戲題郝使君

時公在梓州郝使君在通泉縣通泉去梓  
州東一百三十里今併入射洪縣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騾  
裏佳人屢出董嬌嬈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  
相見願攜玉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

有錦纏頭

騷裏音天鳥看平聲

賦也青霄天也北山移文云干青霄而直上金騷裏神馬名漢武帝鑄金為麟趾馬蹄時人遂用之董嬌嬈名姬也東流西飛言其皆去而不得相見也王趙皆通泉名妓也素練今之白紵如素練言其肌膚之潔白也開我愁與名妓燕樂故愁開也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郝招公飲出二姬以侑觴明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錦纏頭以錦繡蒙頭飾之美而貴者也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會之曰昨日必多佳論

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公因使君昔曾招飲今不復然故作是詩以戲惱之言使君意氣冲天抱負曠達遣名馬以見招出名姬以歡笑自別之後若水東逝而燕西飛可惜明媚之時不復再得相見自今以始願攜佳人由通泉以至梓州仍騁肌膚之美重看顏色如花一解我鬢結之懷予雖食貧當以錦纏頭為贈不敢慢也可惱使君之未能耳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吳檣楚柂牽百

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  
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戍音  
賦也浙浙蕭瑟之意巫山在夔州府上牢下牢皆  
城內地名水關關津也與上牢相連峽江突起最  
險處山復陁下名下牢關檣拖百丈皆船上器用  
名按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牽以引上水舟  
謂之百丈神都京師也長戟兵器雙枝為戟單枝  
為戈青羌謂吐谷渾其先居于徙河之青山又界  
內有青海乾封元年封青海國王白蠻在東謝蠻  
之南東謝蠻又在黔州之西數百里中巴亦在夔

州府戍鼓戍樓之鼓也○公在夔州見秋風起而  
賦此詩言秋風浙瀝以吹巫山上牢下牢各脩水  
關吳檣楚柁皆牽百丈時暖尚在皇都而寒色未  
還要害關津何日得休長戟戰勝羌蠻以收靖邊  
之奇功也猶惜中巴未寧戍鼓未歇烏得不傷情  
哉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  
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  
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為音  
比而賦也東流言逝而不反日微言迫遲暮也擣

練為征戍者擣寒衣也行人稀以兵亂而商旅不通也今是非時經亂離故居民第宅或存或亡也○詩又言秋風淅淅來吹我衣東流以喻天下皆當效順日微以喻京師之失守是以婦人擣送寒衣商旅亦皆阻絕秋月空明孤帆夜返故公白髮倚于庭樹慨嘆民居為賊焚毀悲夫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公自叙云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忌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

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憂而不見情見乎辭太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時崔玠未亂公在潭州時作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冥瀟湘水國旁鼃鼃鄠杜秋

天失鵬鷲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  
北辰纏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  
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  
文章曹植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  
思昭州詞翰與招魂旁去聲誰能一作隣家思音四  
賦也迸淚言吟詩則淚落也壯士指高適合沓恭  
順貌寥廓謂天之廣遠也求友篇謂此詩也詩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朋友也鬱鬱不伸貌言高  
適有佳君之畧不得少伸也錦里地名在成都府  
空爛熳嘆高之云亡也瑤墀丹墀以瑤為飾也適

為散騎常侍乃天子瑤墀之從臣今追言其既死  
而冥冥也冥冥猶云寂寥也瀟湘在長沙府今作  
此詩公在潭州故用潭州之景鼃似鼈而大重百  
觔體具衆肉屬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可  
曼鼓鄠杜乃長安地名鄠邑杜陵也漢劉向亡父  
老嘆曰鄠邑杜陵何期風霜失于鵬鷲也鵬鷲皆  
鷲擊之鳥鷹鷲之屬鷲尤大于鵬鷲也鷲鷲皆  
百不如一鷲此惜適之亡也東西南北以答高君  
原句孔子嘗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白首公自謂  
也扁舟公自言其在潭州也北辰引以比帝居也

纏冠盜言吐蕃等據京師也洗乾坤言欲滌去天下昏亂也充斥猶云縱橫也南渡避吐蕃兵也崩奔倉皇貌晉元帝渡江而衣冠之士亦皆南渡今借以為言也鼓瑟楚辭使湘靈鼓瑟兮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詠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詠者數四怪之及試出湘靈鼓瑟詩落句以此聯足之遂中選時公在潭州作詩故引潭州事以為悲也曳裾裾衣襟也鄒陽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耶此言愛漢中王而不見也曹植曹丕弟陳思王曹子建也劉安西漢淮南王名也王與八公著書言

服食神仙之事後以及叛伏誅長笛後漢馬融傳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甚悲融遂作長笛賦亂愁思公思高故也昭州敬使君也招魂楚辭宋玉哀其師屈原故作招魂辭○公見故人之詩悲其既歿故賦此詩言昔在蜀中人日曾辱故人詩字不意零落以至於今今焉見于散帙而眼界忽開淚迸幽吟而事如昨日悲夫壯士志多慷慨合沓高名振動寥廓嘆我求友之篇感時匡君之畧錦里春光而景在人非瑤墀從侍而竟成冥寞故我旁瀟湘以興思撫鄠杜以成戚瞻彼東西南北之詞更



何足論念我白首扁舟之客病猶未愈今見帝都  
尚遭寇盜何時得遂昇平况乃西蕃尚爾充斥衣  
冠亦多竄奔鼓瑟空悲帝子曳裾徒覓玉門曹植  
波瀾劉安德業竟何在哉是以聞長笛而生愁思  
慕昭州而賦招魂也

清明

大曆二年臧玠未反諸將亦事遊賞故公  
作是詩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  
眉爭道朱蹄驕嚙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

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疆親近同心事金鑑下山  
紅日晚牙檣揆拖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  
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  
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袞除

著直畧切矜是一云  
務足揆音列少去聲

賦也矜誇也長沙隸湖廣千人萬人出長沙之人  
皆於此日上巳袞除好遊為尤甚也按周禮女巫  
掌歲時以袞除疾病袞猶除也謂除去舊惡以介  
新福也艷明眉柳葉如眉也朱蹄以朱彩飾馬蹄  
也嚙膝良馬名馬俯頭至膝故曰嚙膝湘西寺在  
長沙府馬援漢伏波將軍征交阯女子又擊武陵

五谿蠻葛疆山簡愛將名言馬援以比長沙刺史  
言葛疆以比刺史之部將也金鐙即馬鞍鐙也牙  
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揆施施所以正  
船者故扶施曰揆青樓即禡除之處岸上所置之  
樓也不得書不得家書以通消息也逢迎少壯謂  
當時權要欲人逢迎者皆年少之人而實非吾同  
道之人也更禡除是年清明適值三月初三上巳  
日也○公在潭州適遇清明佳節叙其一時之事  
且憶弟姪故作此詩言處處咸競繁華而長沙之  
人尤甚沿堤柳豔爭道馬良此都好遊湘西之寺

諸將亦自軍中而來刺史亦在目前部將咸同樂  
事金鐙下山日色將晚登舟別去青樓漸遠忽思  
在昔喪亂今悉可知人世悲歡亦宜且遣惜吾弟  
姪雖存不得一書通信况逢干戈未息苦不同居  
凡欲逢迎皆一時年少非吾同道之人也感此禡  
除之遊豈不重傷骨肉也哉

清明二首

當是大曆四年公初至潭州作

朝來新火起新烟春色湖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自  
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

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  
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  
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衡花一作銜  
花自一作白

賦也新火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賈島詩晴風  
吹柳絮新火起厨煙繡羽禽也騎竹騎竹馬也漢  
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  
馬於道路迎接事畢復來送胡童潭州控扼湖嶺  
鎮撫蠻夷故曰胡童楚女長沙本楚地定王城漢  
景帝子發封長沙王卒謚曰定賈傅井賈誼為長  
沙王太傅舊有太傅井井廟尚存在長沙府城中

焦舉焦當作周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  
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禁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  
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  
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  
示愚民使還預溫食由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按  
左傳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隱綿山中  
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死焉山在今山西  
沁州賣卜錢嚴君平賣卜于成都公引此以見所  
以自存于潭州也鍾鼎山林趙曰擊鐘而食列鼎

而烹享富貴之事也山林為隱逸之地處貧賤之事也甘隱逸與好富貴各有天性然也濁醪汁滓酒曰醪○公在潭州撫景自遣故作此詩言清明頒火身在客鄉但見禽鳥衝花而由他自樂兒童騎竹而嘆我無緣出游童女饒渠自適徒勞悲傷客旅而已定王城今不見賈傅井尚猶存寒食俗禁由周舉而革去扁舟寓此賴賣卜以圖生因嘆鍾鼎山林各遂己性雖濁醪麤飯聊度餘年可也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溪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鞦韆習

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

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濶白蘋愁

殺白頭翁塞音賽煙一作鶯風水一作春去

賦也偏枯醫書素問黃帝言風疾云或為偏枯書空危疾也書空必向左因右臂偏枯故書空向左也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鞠以皮為之如毬然貫以猪衣吹之以氣蹴蹋之以為戲也將雛遠公自言兵興以來帶其子以飄泊于外之遠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荆楚歲時記春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袂服坐立其上推引之以為樂謂之

鞦韆紫塞秦築長城土皆紫色漢塞亦然故曰紫  
塞秦城在長安公故鄉也漢主謂劉先主備也荆  
州漢主所自起者荆與潭相近此公言身在潭州  
而心則在長安洞庭湖名在今岳州府南流入荆  
州白頭翁公自謂也○詩又言此身飄泊無依或  
西或東臂已半邊不遂而耳亦頗聾不聽舟無定  
在伏枕書空孳子避難已經十年長安湖廣雖隔  
萬里而春戲鞦韆習俗皆同因嘆春鴈盡思北歸  
家人亦思改火遠望秦城樓閣杳在煙花叢內今  
望荆府山河恍若錦繡堆中當此良辰家山入目  
恨彼洞庭水濶不得言歸身寓白蘋洲畔寧不愁  
殺我白頭翁哉

哀江頭

曲江在玄宗時為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  
焚劫之後荒涼太甚時公自賊中逃歸  
過此江頭有感故哀之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  
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

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  
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露臆江  
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為音位嚼一作嘯射音石忘  
南北一作忘城北忘音望

賦也少陵即杜陵野老公自謂也吞聲不敢出聲  
悲之甚也潛行自賊所逃歸也曲江在長安龍華  
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  
時為樂遊苑唐玄宗開元中鑿池引水環植花木  
為京師勝賞之地後為祿山焚劫千門荒涼故門  
空鎖也為誰綠無人遊賞也霓旌天子之旂羽毛

染五色似雲霓之氣霓屈虹也南苑曲江坊南有  
南苑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  
陽以漢之趙飛燕比唐之楊貴妃同輦人步輓車  
曰輦輦前才人唐制皇后之下有九夫人九嬪媵  
好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七人帶弓箭晉宣帝出獵  
長春苑輦前才人皆帶畫弓白羽箭玄宗亦然黃  
金勒勒馬銜外鐵明皇時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  
各騎名馬以黃金為銜勒雙飛翼謂中疊雙得飛  
鳥也西都賦招白鷗下雙鵲明眸言眼之黑白分  
也皓齒言齒之白也指貴妃之美也歸不得言天

寶十五載六月上皇次馬嵬賜貴妃自盡也馬嵬  
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清渭在西安府城中劍閣在  
四川保寧府劍州去住去言明皇幸蜀住言貴妃  
嵬在馬嵬胡騎言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也忘南  
北言迷惑也○公陷賊中得幸潛歸過經曲江不  
勝傷感故賦此詩言野老吞聲而哭在於曲江之  
頭但見寶殿皆鎖空門蒲柳為誰添綠憶昔霓旌  
下於南苑苑中萬物生春昭陽殿內一人同輦隨  
侍君側才人帶武馬嘶金勒翻身射鳥中必疊雙  
何其遊樂之至不意明眸皓齒今在何方血污遊  
恍惚之甚哉

夜歸

在夔州作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  
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那與那同去聲  
賦也向江低言北斗星影落江中明星即北斗也

嗔兩炬後漢廉范傳范因匈奴勢盛會日暮令軍  
中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由是勝虜老罷南史蔡  
興宗說沈慶之謀上不從乃曰此心惟思盡忠况  
老罷私門兵力頓闕終不為也○公在夔州夜歸  
而作言昨歸衝虎經險到家人已安眠北斗影落  
江水仰見明星在天庭前把燭嗔其兩炬峽口驚  
猿止聞一箇當此之時杖藜而歸白首歌  
如此自遣也耶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五終



清溪居士



